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址

襄公八

經 丙辰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杜預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

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告將朝也。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

如楚。陳傳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也。太子晉母弟。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而。不齊閏月明喪不勅聞。

也。康王卒。子如敖廢立。

二十八
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朱鄒其饑乎歲在

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元枵在子

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元

枵今已在元枵淫行失次疎云接歷齊稱木枵曰歲星火精

日榮盛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

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

緯若歲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故謂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

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元枵在子五

云星紀斗牽牛也元枵虛也孫炎曰星紀在丑元枵在子五

始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元氣曰星紀在丑元枵在子五

一則天十八年在亥至此年十一歲行未及以有時苗陰

周當在丑今以淫行故已在此年也。許驥反。以有時苗陰

不堪陽時苗無水也感陰月事而溫蛇乘龍元武之宿虛

皆星木也木為南宮失次出虛危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為蛇

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

白虎之象皆南宮北尾南方為朱雀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

皆西首東尾龜蛇二神共為元武故蛇是元武之宿虛危之

星也歲星木精木色東方東方之宿為青龍故歲星亦以龍

為名龍行疾而失次出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為蛇

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被衆勢。能朱。鍊之星也。歲星不能前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魯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元枵星本位在東方。房心爲宋。角爲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元枵星爲其故。以能爲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元枵星三宿女虛危。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歲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米。地氣發。故曰土虛民耗。

孔疏謂正月無冰。必是時於建申之後。連閏兩月而後。十二月仍在亥。正月仍在子。故春無冰。以見災異。義自不刊。劉氏啖氏。恣意抑駁。而未能指出經義。不足據也。連閏兩月者。以西月爲閏十一月。戌月爲十二月。亥月爲閏十二月。而二十八年之春。仍爲子月也。孟春無冰。不爲災。惟歷于丑寅月而無冰。知天道之常。然而爲災異也。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

盟故也。陳保蔡侯胡于沈于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修交相見故胡晉云。諸云北蔡姬姓召公賁之後按北蔡

今京城太師解胡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宋

盟釋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當先從其政禮也。小事大未獲事

焉從之如志禮也。凡楚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雖不與盟

敢叛晉乎。重邱之盟。在其志之所欲從之如其志。雖不與盟

五年。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泚盟。則晉先往楚交相見。則楚之與國先朝於晉。楚蓋先

起而急欲得宋鄭魯衛諸國也。夫楚之與國朝晉者。不過

近楚之陳蔡以及一二小國。遠夷之國耳。而鄭宋魯衛諸

國皆旅見楚庭晉之失策。未有甚於此也。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國。以守石

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清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清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清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禮也二字悠然想到二百年前之石磻

邦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春秋非宋盟采盟唯施於朝晉楚

轉起聯周轉時事補注春秋大國事天子惟聘而不朝故

朝而不聘故于產相帥伯朝晉言合時事則無異於事天子

乃直叙當時之制以明其大不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於郕郕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日其過此也注口至君使子展廷勢於東門之外而傲

廷背旺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蘇屈不

心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

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注云不敬者情也過猶一所以其傲又近遠一層明其持此三心人心亡人迹起

為三十年蔡也子夷其君將

十字為一句
如問太息之

上言伯台
如楚下言

古好楚也
如楚下言

此以陳蔡
如楚下言

此以陳蔡
如楚下言

此以陳蔡
如楚下言

主之法

却聘教朝
為天子自

卷三十一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

君實親辱而云親辱以良霄實與盟也今吾子來寡君

吾子始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宋鄭若應子大叔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旗其民人以

禮承天之休此君之德也法合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

奉其皮幣以獻之不易勝於下執事言歲有德荒之難故今

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與朝聘之政令何必使而君棄

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還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

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懼子大叔歸復命告于展曰楚子

太叔婉折中
一以慎家之
意自為言者

微諸人事

諸君逸却帶
鳴咽

微諸天道

朱之聖傳物

耶之君子木

將死是子將

死也武又將

死各見子能

人議論中位

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

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之順三三。震下艮上。願復。曰迷復。

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九。其楚子之謂。

乎。欲復其順。以謂欲得其順。而棄其本德。不脩復歸。無所是謂迷。

復。失道已遠。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

死。君往當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疏云。以易有

期之。以吾乃休也。吾民矣。言楚不能裨德。大曰。今茲周王

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六。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

惡之。於容處也。歲星東星紀之次。客在元枿。歲星所在其國

尾。周楚之分。故曰。周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

朱。帝降。澤寬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古。疏云。都者

惡之欲其死
亦同情乎

太叔之言雖工無以服楚幾以爲不如魯之奔命而俾許
叙之豈有深意焉楚自鄢陵後鄭叛吳強勢亦少耆宋盟
之時竟有交相見之約晉之自襄已甚且越千里而往朝
名爲安小國而適以敵之也以鄭之密運於楚猶云素而
封守蒙犯霜露况宋魯曹衛之遠隔者乎宋盟旣成列國
皆往而子太叔以小國大夫猶面折其非况趙武輔堂堂
之盟主而兵力有餘者乎傳蓋深慨晉無子太叔其人而
惟楚之命是從以貽害於小國也宋盟以前諸侯之從
晉者每以楚爲辭如云翦爲仇讎寧事齊楚之類從楚者
亦然雖供役不辭而語有脅制使晉楚之君惟恐爲敵國
利而不敢秘其惡宋盟以後晉楚更無他慮任其剗剗而

時禮為遠
在宋入竟時
以之習禮子
此云昭功亦
非古制

兩起兩應隨
應隨以

俯首無詞此小國之禍之極皆戍武之流毒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來之盟子產相鄭伯以

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外僕舍者言曰昔先大夫

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我訪聘禮

如君使卿用束帛勞無設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道小有五

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苗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

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宜告後人無怠於德小

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事率行大共

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

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

禍焉可也

悼公武子服鄭極難而趙武棄鄭極易子產所為悼恨於宋之盟而無如何者於是詳說五惡抒其憤懣又明已則苟舍而深望子孫之輔盟主無至楚廷又望晉之子孫振與繼嗣相膺於晉嗣之衰者何極歟

齊慶封好田而哲酒與慶舍封慶封當國不自則以其內

賈寶物妻遷於盧蒲姜氏易內而飲酒數日移而居姜家

國遷朝焉孔疏國之卿大夫皆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

之孔疏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為賊者當時難出奔慶封名

之按以告者故反盧蒲姜氏臣子之命有寵妻之女妻姜氏慶

舍之士謂盧蒲姜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而後可相與

此節已伏結
慶封之極
易見之極
易見之極
易見之極

解人頌

又云微王何
之變執寢夫
飲自衛適以
自殺伏下戈
擊
風波與起
叔雅尼之志
伏下邪

見范慶氏者
其謀已
後故其何推
尼得以先發

慶氏盧蒲曰宗不余辟言令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

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荷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願管

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公葵河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

莊公使執寢夫親近而先後之公膳曰嬖難大決之常膳

喪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餒御進食

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葵王何之謀疏云

木去居呂反子雅子尾公孫怒慶封告盧蒲葵以二子盧蒲

洎其器反子雅子尾公孫怒慶封告盧蒲葵以二子盧蒲

嬖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平

仲子與其謀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

出謀有盟可也子家析歸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見諸侯

失政其邪獲命如伯玉在衛平仲告北郭子車齊大子車曰

在齊而難獲免皆其德乎於人

齊大子車曰

齊大子車曰

廷云前錄情
法
將開文作疑
乃密相問

此特提獎何

史雲訂曰
云有事不
我驚按獻光
來首獎見其
父陽光而
之也自可直
接而必以因
乘請歸二事
隔於中間者
乃道出乃可
力圖舍無
字歸乃可合

人各有以事君非佐子車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子無字之

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

可慎守也已謂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故云釋宮云六庭

論也蓋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要路言將代之政云爾說陳氏篡齊大志已萌於此盧蒲癸王何

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曰或卜攻陳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

血冬十月慶封田於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字

乃使歸慶嗣族封之聞之曰禍將作矣請子家與所歸父同

速歸禍作必於嘗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後志子息

慶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

救難封得盧蒲姜癸妻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

姜曰夫子謂慶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巳

十一月乙亥，贊於大公之廟，廣舍泚事。事，即祭也。盧淵美告之。

且止之弗聽曰誰敢有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爲尸慶與帶爲

戲先獻者疏云祭禮主人先獻時公親立階上

而與爲上廉舍使爲之不可以覆責也

執寢戈處氏以其甲環公宮官居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僕

憂氏之馬善驚孔也數上皆釋甲束馬束并而飲酒且觀優

里名優在魚
子所子
須飽
之
走个
慶氏
之

至於魚里里，就觀之。蔡雅清尼尼，無魚國之役，力屬且之。

甲士釋甲故取介之
子尾抽櫓擊扉三
以櫓擊扉爲期也

自後判子之正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

屋棟林解舍壁傷重擔能援太廟之以且豈採解皆安

[illegible]

殺入而後死多言其遂殺慶和英所要公懼鮑國曰卒臣爲君

卷三十一 藝文

身皆震

此節與前對

信云精屈可

與賦詩除光
和映

故也。言飲事公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官。言公懼於外

反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

內宮。陳鮑在弗克反陳於歙里請戰弗許遂來奔厥車于季

武子美澤可以鑑。形也。鑑展莊叔。大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

宜其亡也。夫所譏笑者。僅車服飲食之細而於絃逆大故

會不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

法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

升席坐取韭菹以編。攝於豆。是祭穆子不說使工樂為之誦

銅之罔祭。飲酒於上。豆之罔是祭。穆子不說使工樂為之誦

噉之。罔祭。飲酒於上。豆之罔是祭。穆子不說使工樂為之誦

茅鷄不敬。刺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傳奔吳

吳句餘夷。未子之朱方。其邑按今江南州徒縣。臨云明年五

以此年之末封之耳。句古侯反。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
人富謂之貴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也

之也爲於四
年殺慶封傳

崔杼弑君慶封與謀慶亦弑君之賊也杼秉政而避賊出
奔者反得賊名慶既傾崔居然當國總無一人有討賊之
志乃天殲淫人忽反二嬖而討賊有人矣更驚讀洎雅尾
怒而討賊有輔矣傳獨於盧蒲癸王何大書卜攻慶氏以
見爲故君復仇者獨有二嬖人而已陳氏父子以木爲喻
見齊廷無人政將歸於陳氏也分三段看前段至可慎
守是言慶封出奔之由封之反諸亡人蓋反崔杼之政收
拾人心而不知其聚而殲之機已伏也獨是癸爲舍壻既

進王何並見寵用而以君仇爲仇不顧私恩激怒雅尾使
一時樂高諸公皆能興起而爲用安得以嬖人少之哉雅
尾之怒暗藏欲攻慶氏而其內結癸何外聯樂高陳鮑可
知也使析歸父告平仲暗藏欲攻雅尾使者繁使之也後
增邑之賞正以獎使助討詭詞謝絕不從逆謀耳杜注自
崔傳詳敘其郭文桓以見一時齊臣不與謀者袖手觀望
卽與其謀者亦幸災樂禍轉不如兩嬖人之足以任事也
中段至如內宮此正叙誅慶舍事慶之攻崔也卽以助
崔者攻崔而崔不悟也今之攻慶也卽以慶女出慶氏卽
以慶甲捕慶氏卽以慶戈斷慶氏而慶亦不知也提出羣
臣爲君故凜然討賊之義末段是正叙慶封出奔事而

馮云此篇統
 慶氏并結崔
 氏故從崔叙
 到襄公復辟
 陳列容蓋崔
 氏同朝陳以
 國法訓而崔
 氏以承禍滅
 因稱伊尹棺

以淫人天殃總收。蓋慶封當國執機其鋒而二嬖畧施小
 術慶氏遂一鼓而滅。蓋淫人積惡天奪之魄使皆昏然如
 夢中一已授首於二嬖一將負鉞於楚閭故以天字統結
 全篇。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林歷經書十禮也。據時已聞喪二月甲寅。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邱
 按二十一年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三子斥逐。雖出於及慶
 莊公。然皆舒焉之故。統曰崔氏之亂。崔氏駁之非是。及慶
 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也。還其邑焉。與晏子相殿。齊別都
 反其鄙六十。以都取邊鄙六。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
 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其欲驕侈橫生。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抑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

許云故開其
道雖舉勢寬
其
訪慶英何之
力也諸卿又
賞而二千無
曲見齊君臣
無同財之志

陳公補義

卷三十一

九

一邑林解若奔亡在外雖我之不受抑殿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移也。夫民生

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也。猶放嫚。德云言用正

有度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食多。所謂幅也。與

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

致之。致還公。以為忠。故有寵釋也。盧蒲癸於北竟求崔杼之

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也。臣十人。崔

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

不能同心耳。非以武王比和。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崔

也。陸氏謂其報人不拘矣。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崔

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
更賁之于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崔子弑莊公葬久不如禮
賁賁也。故以陸公棺著崔子尸過

百外見後封
伯編綱

以章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傳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既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以他尸代之故云國人猶識

傳叙晏子辭邑為慶氏反照而反照慶正反照崔末尸崔於市正寫崔即遲寫慶所謂崔慶一也春秋莊僖之世桓文繼興一時名臣俱以尊周攘楚為心厥功赫焉文宣以降晉主齊盟辱王之誼漸微而攘楚之烈猶盛至襄之季世晉稱已衰管仲先軫之敷陳知武魏莊之議論齊不可聞一時賢人動見掣肘惟有守身保家之善策以自免於亂賊之禍而已此又世變也

此傳假託米
盟交相見之
失其真正意

為朱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此伯有廷音勞于黃崖黃水名不敬穆叔曰伯有

在楚

音

勞于黃崖

黃水名

不敬

穆叔

曰伯有

俱在言外
伯之言與向
成合而會偏
從叔仲傳不
下與諸君見
五國交聘
論紛起去固
受辱於亦懷
憂和憂難列
刺在趙武也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愛費必敬民之主也。而棄之。
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
行潦之蘋藻。言賤。冥諸宗室。萬宗。季蘭尸之敬也。言取於阿。
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敬可棄乎。為三十年第及漢楚康
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餒寒之不恤。誰遑也。暇其
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
學者也。言未榮成伯。榮。曰。遠國者忠也。公遂行。鄭氏曰。伯
周公以來。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仲昭伯
若知大義當贊
公以奔王喪

五國諸侯將朝於楚。子服惠伯云：「儼寒之不血，向戌亦云然。可知諸侯之奔命居，送行齊民不聊生，傳所為深惡向戌也。故每事必提宋之盟，敬字一篇之綱，諸國不能自強，而以媚楚為忠，趨命為敬，祇見其取辱也。向戌猶以息民為名，而速之歸，何穆子榮成伯輩見不及此？」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宋盟有喪甲之贈，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曰：「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後齊也，此非有

事宜直臣子危，慢故於此，賢例。

書王人來告喪，而前書楚屈建之卒，後書公親禭於楚。蓋天子之喪，不聞諸侯之哭臨，而楚之臣大國喪之，楚之君魯親禭之，是可聞也。

經丁巳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預公在外闕明正之

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比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何起傷天下之無霸也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行卒公惡立○開弒吳子餘祭閭寺門者下賊

夷末立○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伋

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

為卿今然○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

聘也○不稱公子其昭未同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

聘也○不稱公子其昭未同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

聘也○不稱公子其昭未同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

聘也○不稱公子其昭未同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

聘也○不稱公子其昭未同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

聘也○不稱公子其昭未同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

聘也○不稱公子其昭未同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

聘也○不稱公子其昭未同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

景王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何人自傳可
為世顯

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繫楚人使公親視。使侯有。也。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楚人使公親視。使侯有。也。今楚欲依遣使之比。公患之。穆叔曰。敝殖而礎則布幣。音楚說文云不死人之衣。公患之。穆叔曰。敝殖而礎則布幣。也。行使巫與厥除殖之。曰邪而乃使巫以桃荊先敝殖。第所。惡。桃荊可掃。不。到。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乃敝殖。楚。之。悔。之。

春王正月之下書公在楚。知為魯之大變也。不朝正於廟。而朝正於僭王之楚。故與昭公之失國同。傳述在楚之辱。以發明經義。且以見穆叔之先敝而礎。不如向戌之中道。而反也。桃荊敝殖。掩耳盜鈴。然秉禮望國。廉恥猶存。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城故葬北郭。淫人尚富於朱方。齊莊之目未瞑。

松柏從無如
此用者
為松柏矣

知其正
不使知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

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康王子即位王子圉康王為

令尹鄉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

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雨盛為昭元年國祇亦數起本

魯與三國皆親送葬是以天子之禮事楚也上書四國之

君送葬及諸侯大夫至墓以次旅見何等辭餞而下讀葬

靈王傳災涼迥別使人治歟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取卡邑以自益按國語宿取卡公

曰不如予之宿之事也不敢不使公治季氏屬問起居

乃止可知卡宿為公邑而宿取之也使公治季氏屬問起居

聖書追而與之今之印章也將叛臣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秦以來天子曰聞守卡者將叛臣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不後直斥其
罪故曰然
只一疏字公
已不敢入季
此稱之氣傲如

氏為公治一
面而季之罪
公之儒皆比

告此重書公治致使而退致季氏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然益

音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云祇作多古人多祇同

敢違君公與公冶見服以卿服元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

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詩抑風陳傳見襄公五月公至自楚

公治致其邑於季氏邑本從季氏得而終不入焉不入季曰欺

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

季氏林解季武子苦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政及疾聚其臣夫

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且無

使季氏葬我林解不葬季氏欺君故生

此為致公傳公在楚七月幸而得還復遇季孫取卞微榮

成伯挽之。先昭出奔矣。然成伯之賦式微。以黎侯寓衛歸。而興黎。非徒欲其復國。而漫然無事也。當是時。公翻然振。屬則如叔孫穆子。公冶輩。皆足相助為理。又何患宿之無。忌乎。乃一歸之後。耽逸樂。作楚宮。聊為晚景之娛。頓忘及。膚之偏。夫公冶為季之屬大夫。忿其無君。讎之終身。至死。猶恨入肺腑。公為人君。受侮不少。而處之泰然。傳叙公冶。之忠憤。正深咎公之無志也。

葬靈王。

不青會

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年少

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

處。

詩小雅。堅不堅。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

謂上卿。

堅事晉楚。以蔣。

王室也。

言我因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

周

傳言周衰卑於晉楚

首揭葬靈王三字。天下之事。惟此鄭重。臣子之情。惟此哀激。而鄭君不行。行以大夫。不以上卿。且以大夫之弱者。而魯即大夫之弱者。亦不行也。傳蓋發明春秋不啻王葬之故而罪在君父。無辭可加。因借鄭事以明之。史公謂左氏為魯君子信哉。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關使守舟。

葉石林曰。古者墨者守門。別者守閭。宮者守內。刑者守圜。死者守積。吳則越。

守圜死者守積。吳則越。俘舟非任官之道。

吳子餘祭親舟。關以刀弑之。言以刀

人通說。書之為人。主神。既聞寺之戒。

過卒於巢。餘祭死於閭。傳俱用一二語了之。以見其輕生。蹈禍千乘之尊。不足為一人之敵也。

不爾對格用
 亦饑三字
 則子皮
 之子罕
 比子皮更
 稱美然總
 一則教民
 其名與陳
 以厚施地
 也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即罕虎代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
 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是以得
 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
 鄰於善民之望也。孔疏鄰近也按近於宋亦饑請於平公出
 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林彪子罕貸而不
 為德為大夫之無者貸。林彪子罕為宋大宋無饑人叔向聞
 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民
 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朱升降乎。升降隨
 子皮歸美於親子罕歸美於君皆賢大夫也春秋自朱之
 盟後晉日以弱楚益以強諸侯皆恭然無志所有諸國一
 二循吏史冊有光焉嗟乎天下非無人也有而不得盡

直起而略

將情更悲

苦之何哉

其平一語

已喝起

以丁反

周宗不可

其誰歸之

古列國不

其誰云之

非婚姻亦

附也痛言

行通施之

而嗟歎不

典起句一

氣

其才天下之所以歸於淪胥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治理其地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

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太叔不書

子大

叔見大叔文子

衛太與之語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

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也

諸姬之關而夏肆謂杞是屏也

疏云杞是夏後滅而其桑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

復存猶木之枯生也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

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晉平自盟宋後安於燕樂忽大合十國之師為母家治城

傳直叙起見其出於私心非天下之公義也蓋城之蔽國

猶屏之蔽室闕者城之空陷處也周宗之闕莫大於荆楚

凡子康之言
正而未嘗不
然于太叔之
言燒而未嘗
不正

僭王諸侯篡弒今杞未有他故而城之其餘天經地義樂
晉不論吾恐諸姬是棄則禍亂相尋婚姻終不能保是將
於此晉平十四年所為該之以數言覺從前未下斷語者蓋結

齊高子容止高與宋司徒華見知伯荀女齊侯司馬相禮儀也實

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自是司馬修

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蘇解言二子禍計回車進及

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野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

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

別者三耦二人為耦疏云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分公臣不足

此數語就義
發掘氣來

理

竹言餘所杞
田不足為餘
罪

中以善杞比
覆以杞封傳

取於家臣。家臣展殺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
叔為一耦。節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黨音導。
魯卿大夫實繁有徒。何至不能具耦。蓋射耦子弟之職。以
卑者為之。斯時季氏作三軍。分公室祿去於公。多不願仕
於公家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補注魯伐杞時所取賂田諱不登於策故復歸於杞亦不書事與汝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杞女也。慍曰齊也取貨。謂叔陽田異。故不先君若有知也不向取之。按不向猶言不聽。公貨歸杞田。故不先君若有知也不向取之。按不向猶言不聽。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所滅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按杞親暱魯國周公之後也。而東夷之國。

是追過一層

言晉取貨於魯不知凡幾

言外便見公

不齒從母命而違先君也

如人爲本知

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歸之有盡魯之於晉也職貢

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潮瑋府無虛

月受魯貢不如是可矣何必齊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

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按正與夫人愠言相應母寧寧也承上

魯肥杞母寧不難夫人而不用老臣去治之也治且

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書曰子賤之也歸義杞伯來朝何言

講朝禮也仍以子男之禮見故魯史駁之

杞之朝魯者六自是無來朝之事不書治杞田亦不書歸

田於杞魯史畧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不得以奸善而不能擇人孔疏昔有當塗貴邪國公蘇威嘗

齊終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

君子而不知
小人必為小
人困

苦于論樂太
詳故明魯以
說和子引起
則其一段已
為歷聘諸國
之實以下乃
節節相因融
成一片矣即
以觀樂我足
神魯更不必
另起爐灶

其不能擇人貴曰好善仁擇人堅雖
有仁心盛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
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

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豎牛作亂起本宮說幾見一人便說許多話請觀於周
如生平心腹之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如此請觀於周
周公故有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
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
篇示意耳未曰美哉美其始基之矣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
必盡歌之也曰美哉美其始基之矣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

未盡然勒而不怨矣其音不怨怒為之歌抑邠衛武王伐紂
善也然勒而不怨矣其音不怨怒為之歌抑邠衛武王伐紂
一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
康叔之化疏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邠邠城而南謂之衛按邠

城今河南衛輝府東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國之貴哀
北屬城新鄉縣西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國之貴哀
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吾聞衛康叔武公
宜公淫亂蔡公滅亡氏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
為之歌王不待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為雅曰美哉
為之歌王不待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為雅曰美哉

廣文補義
卷之二十一
康公

篇中一片游移若往之神已為歷聘作引起之勢而下面歷聘之圖先在評論中

秦之繼周在數百年後季子豈非神識故有謂前知為左氏附會者當以是折

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為之歌鄭詩
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政治之
不能為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之宏聲大乎大風也哉表東海
者其大公乎太公封齊為國未可量也服氏曰言其國之典
也為之歌幽詩第十五邠州三水縣境曰美哉蕩也乎樂而
不淫言有其周公之東乎周公遺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
業故言其周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足則定故不同疏云
公之東乎詩第十五國風其名皆與詩同唯次第異
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
逸甚少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
遷之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本
謬耳在西戎所隕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
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娶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
曰周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曰美哉泜泜乎聲。泜
之舊為之歌魏元年晉獻公滅之

前之作

汪云自創句
極製恰作界
限

俞云上言周
德之衰此云
女王之德引
起盛德

大。而。婉。也。約。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險。當。爲。食。字。之。誤。也。

大而約則儉。俾易行爲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借其國小無明君也。

民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木唐國故有夢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令

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放蕩

無所以下無議焉命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

其微也。今河南密縣東爲之歌小雅小雅小生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

不貳無二文武之德怨而不言有其周德之衰乎周之時也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所一
而三
評之
論其
為之
歌大
雅以
正天
下
所以
頌盛
德形
容衆

變爲曲而有直。以其聲。其功。文王。德乎。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

雅為之歌兮告於神明曰至矣詩備立而不依

東一句以上
是歌以下是
舞

屈屈。撓撓。邇邇而不偪退。遠遠而不搆搆。遷遷而不淫淫。復復而不厭厭。常日
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以節。用而不匱德宏。廣而不宣顯不自。
施而不費因民所利。取而不貪義然。慮而不底守之以道。行
而不流以義五聲和。官商角八風平八方。節有度音抵。守有
序無倫。盛德之所同也盛德不必及魯。見舞象箛南籥者象
舞所賦而箛以箛舞也皆文王之樂疏云詩序將清奏象
卽此象箛之舞按疏南籥文舞象箛當是武舞非也文王曰
文雅清以象文德武王曰武大武以昭武功箛箛皆舞器謂
以雅清之箛二南之箛為文王舞耳南溯其始象要其終也
象箛非武舞矣箛與箛通下文舜樂曰韶箛尚書作箛韶司
馬貞云箛卽箛也字體變耳記又曰象箛象雅清之詩也謂
以管籥雅清之詩也象文王之德故曰象箛象雅清之名為象箛
於皇武王之名武於舜王師之名勺耳象箛象管雖箛管不
同其義一也則為文舞明矣自鄭箋有用兵刺伐之說而唐
顧野王作玉篇謬云以于擊入曰箛陸德明音期與下箛節
之箛音義皆別矣不知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
朱于玉賦以舞大武蓋清廟用歌象用管而大武用于成未

命云歌時不
言其風故下
多疑辭舞時
已見其象故
下多斷辭

應請觀錄

命云二句簡
三法其出時
也雖知觀樂
是接來聘是

聞用簡也樂記始奏以文謂清廟維清也維清象也可知象
簡為文舞豈千擊人之謂乎詩左手執簡知簡為舞也張
簡曰南簡者二南之簡所謂以雅以曰美哉美其猶有憾
南以簡不簡者也。按簡者簡下同曰美哉美其猶有憾
元王之所賦即伊尹之非而致君於堯舜俾商祚無窮見舞大
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虞者疏云以
其防護下民故稱虞也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
難也慙於兄舞大夏者禹之樂疏云夏大也知曰美哉勤而
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補正不見舞韶簡者
舜樂疏云韶簡即簡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
他樂吾不敢請已。宋解魯用四代之樂季札其出聘也過嗣
君也吳子餘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于速納邑與政

接法通明者
意上未說明
是利法下道
齊神等供從
此化出是提

徐黃揚曰
宿于戚一
有映勝樂
水天一色
奇及子足
可以建死

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
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雅高
子之難在昭聘于鄭見于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
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謂子產
曰鄭之執政修有謂伯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禮
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遼瑗王史狗史朝之史鮪史魚
公子荆公叔發文子叔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
晉將宿於戚之邑孫女子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也
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以孫女子懼猶不足而
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危至君又在殯而
可以樂乎庶公卒遂去之宿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是扶植綱常

鍾子古第一有
交情人所至無一
時一處不習

能改宮說其變化轉移之通使未還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

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說叔向將行謂

叔向曰吾子也之君侈而多良孔疏謂多以惡大夫皆富政

將在家富必厚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傳於興衰交關處必有一篇人文平龍後來全為春秋至

襄之末政出私門天下無霸故迷吳公子評論列國名卿

以為後半部張本 前書穆叔告范宣子見霸功自此而

衰名卿大夫唯有立言垂世然春秋伯功之錄非得已也

又錄此篇以見德必如舜風俗必如堯功必如禹如湯武

而後可稱若瑣瑣霸功當時赫奕久之日就陵夷所謂十

世希不失也此春秋之大旨歸宿處 聞樂而知德故前

半以德爲主入國而知政故後半以政爲主論樂固於
聲音中悟出亦卽於詩中得來三衛之詩最繁而該以一
憂字卽床第之言皆有憂思不困言猶知乘義而不爲時
政所困也王風思而不懼不言憂而曰思思文武成康之
業不能再振而閔周之不復西也鄭與齊正相反細者細
密也上之法網密而下之辟患深往往爲婦人女子之詞
以寓其忠君愛國之意以言爲諱亡之徵也大風者博大
無所隱閔之詞雄狐諸篇直刺其君無所忌諱亦可見其
法網之寬矣幽風曰蕩乎蕩乎遠之意幽之得名以七月
一篇而周公遭變將居於東作此以戒成王故謂周公之
東也秦與王言王言周之東秦言周之舊一云思而不懼

一云大之至也。代周者秦。秦魏滅於唐。唐滅於曲沃。於魏則惜其無明主。而於唐則深予其有遺民。曲沃窺晉。白祁及孫至七十年。而後得之。遺民之力也。小雅有美有刺。而云周德之衰。以刺幽之什。獨多杜以先王爲殷王者。非也。於小雅專言其變。大雅專論其正。亦各舉其一也。商周之頌。敘揚功德。而陳於祭祀。用十有四語形容。不盡有手。摹神往之致。至於韶舞。則形容俱絕。仰慕彌殷。與夫子聞韶之嘆。正相符矣。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遞接首段。以束筆爲提筆。而前半論樂已納入聘。魯嗣君指餘祭孔疏甚明。西河志意翻駁不必也。適齊云。政將有歸。觀樂云。未可。豈語似相左。不知大風恢擴。政教可行。然發洩易盡。與衰

難定。或以爲指田齊者謬也。適卿見子產納紵之風。百世如見一禮字。爲子產終身受用。適衡稱六子爲君子。琰鮒荆發。皆夫子所素稱者也。然一路皆叙其友朋莫逆。或予或規。而獨載聞樂去之一節。見其於君子有神交。而於小人尤嚴絕。終身不聽琴瑟。不是言文子服善正見一言之贈。在小人猶察之不忘。宜平仲致邑。而子產叔向之書紳銘几也。適晉說趙鞅魏趙武專政。似無足觀。而告叔向曰。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則於三卿已富不足。而此來脩好。難於明言。且以其人非如平仲輩之善受直言也。

秋九月齊公孫蒍

子公孫寤

子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

故者

以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

所以示罪

高止好以事自爲

功且專故難及之。林解好掠人之善自為已功且專權故周都。不必禮出也。放者受罪。然免者之以遠也。

此必詰於秦放之而云二公孫放其大夫。罪主使也。經不書放不與其放也。高止不能如平仲之遠害智不足稱末言得罪之故而二子之如能特為東氏毆除耳。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叔也。此年夏。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高止以盧叛十月庚寅閭邱嬰帥師圍

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高之曾孫。

孫燕。孔疏此即後所云音候。長敬仲也。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

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繇而與旃。晉人善其致邑。

此可悟臧武仲要君之獄高豎說得拙故其迹彰武仲說

就事論罪在
公孫黑雖歸
獄伯有者措
置失宜以長
亂也三年後
紂已暗殺子
產下段乃明
言上

蓋云裨謀謀
野而獲不但
知人亦且知
子

得巧故其迹晦

鄭伯有使公孫黑言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子哲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謀大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詩曰君子履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紂也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擇善而舉則世隆也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產驅除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不然將亡矣

終

讀左補義卷三十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埴 埴 校

襄公九

午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音皮罷。夏四月蔡

世子般弑其君固。音班。五月甲午宋災。音火口災。宋

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佖夫。音弟以惡。王子瑕奔晉。秋七

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葬者皆非常也。劉傳葬內女。未有言謚者。曰。共姬。賢也。婦人以貞為行。伯姬之婦道盡矣。鄭良霄曰。共

許者。猶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共姬。

即從焉與二
字見其特與

注云一語來
逆

通云勢空觀
吾得見與否
八字便將高
自勝根起是
可待神理勾
出

景公程氏或同來楚屬也。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邾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方解札不氏為

其不可通嗣君也和程和穆叔問王子王子之為政何如對

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

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道將與

焉助之世其情矣子圖素貴和叔微弱諸侯皆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

在此歲也謂子良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

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孫屈前年大夫已與兩對曰伯有

侈而懷也退子皙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殘惡

以文孤老與
新官罪而朝
廷美政是誰
之得與以老
者不狹為趙
氏用也
特得絢爛方
典公為相稱

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之官衣服以為絳縣師地縣師掌

其夫家人民疏云周而廢其與尉尉以役孤老故服使民云典

是魯使者在晉師以諸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始也薄也有

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和土文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

有叔向安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始乎勉事之

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

晉至趙武為政奄奄無生氣其故在有賢不能用即用亦

無以盡其才老人以七十之年且無子受城杞之役想見

司牧俱不稱職以老人之賢辱在泥塗想見沉淪草野尙

多有伯瑕史趙師曠叔向女齊則賢才猶盛季武子有晉

未可始之言則諸侯猶睦當得為之勢用有為之人文襄

之業不難繼述而無如其不能也。自謂不才便是趙武斷。案有謂嘉武受過及贊武卽贊老人者皆非傳義。傳若癸未二字蓋四百四十五甲子以此逆數爲全篇之主腦也。老人晉之賢者爲執政所阨故作新奇語使人茫然不知其年之幾許然亦具有顛倒趙孟手段非預設此以待問也。觀其使助爲政辭以老誠高人一等矣。邵氏謂終老既爲隱語師曠史趙亦爲隱語非也曠明言七十三矣何隱之有蓋因其言甲子故一以國政一以字書說得原委拆得零星而士文伯又以一言蔽之皆各顯其才以明晉廷有人無輕視也故以朝多君子結。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
則良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爭故

六十四也
未旬

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夏
寄出奔傳

此二事連屬書之。遠罷諱固之惡。而穆叔已知其情。蓋
為大夫。安得以小人自例。述其條閃。而平日之與謀。顯然
叔向問。卿國之政。子產一腔憂國苦衷。絕不一毫隱闕。蓋
良友質問。以誠相告。其愛思歷歷如見。合看正君子小人
之辨。

癸未二字
可知城地
是夫人作主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與衆也。城絳縣人。或
杞在往年。使言其年。按觀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下臣小人之對

施隱昭
明之一

則疑其年。而因使之自言也。相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
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

少四十日也

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
未。補正月。劉待制曰。季猶未也。今日也。謂已得四百五十

明白點出得

師廣說年史

史趙借說文
伯明說然于
老人三之一
俱未清晰
師廣說云七
十三則但東
成數可矣

四全。時子其末。甲子六十。而今日。東走問諸朝。皆不知。
 乃癸未。後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在文十是歲。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郈成子于承筐之歲也。一。
 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簡如及虺也。
 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簡如。叔孫豹。皆取長。
 戊午。七十四。年。而言七。史趙。晉大曰。亥有二首六身。亥字二。
 十三年。以甲子計之也。史趙。亥有二首六身。亥字二。
 併三人為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豈豈身旁。
 如算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豈豈身旁。
 始生至今之日數。蓋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
 片也。史歷亭曰。即今之市井。用馬子字也。問之。周道存云。
 士文伯之子。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
 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疎云。詳非趙武。私邑蓋凡。名之而謝。
 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也。吾子。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

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詎盟故曰亂未已。

前年大夫自相盟此又君及臣盟。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弑景侯。終子產言有子禍也。

初王僖季周靈王弟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括除服見靈王。公子

忽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忽期行過王廷。聞其嘆而言曰為乎必有

此夫。欲有此朝。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賊而顯大視躁而

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林解指何知及靈王崩。

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蒍逐成

愆。大夫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蔑甘

遇。成。五子周殺佞夫括瑕。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蔑甘

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只下從赴

上是開其發
此是狀其形
作兩層點

非僖括能代

夫起極甚
社一視更
亦厚人而文氣

此以佞夫弗知作主見佞夫無可殺之罪前段言僭括欲
專政為亂愆期發之而王不信也及王崩嗣王即位五大
夫以僭括欲立佞夫遂為王除之而王聽之是王自殺之
也僭括首惡而使逸弟無罪而殺之不特骨肉傷殘抑
且是非顛倒所以終欲黷嫡立庶而致亂也
或呼也於宋太廟曰諸譴許其反出出莊引此作訓訓鳥
鳴于瑤社如曰諸譴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姆女師列女傳伯姬之宮庭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
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保傅至矣左右又曰夫人
少避火曰傳母未至也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君子謂宋
逐遠於火而死按保傅即所謂姆也每音茂死君子謂宋
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而待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
年伯姬始宋至此四十年矣國學紀聞伯姬先儒謂婦人
之伯夷陸淳以為非可傳之道宜其無叙文而不羞

劉原父曰：使伯姬避火而重生，不足以害其貞也。然不以可全其生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於性分者能之。或叫於太廟而鳥鳴毫社，一如太廟，真若有物憑之。亦若神靈爲伯姬愛護，而未平曾無一人護其母而出之。平之罪何可言？女而不婦，非貶伯姬，乃責宋平也。趙氏謂宋人設辭以飾其不能救母之罪，則深文矣。

六月，鄭子產如陳，泄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也。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

宋之盟後，陳鄭脩好，故陳使至鄭，而子產亦如陳，泄盟極。

言亡徵一氣直注介於大國楚之縣陳可決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殯共葬薛氏曰古者夫人無諡從夫之諡

東遷後其制壞矣共姬執勝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諡

魯以卿會葬顧氏云共姬為嫡出故會葬不與凡女同也

鄭伯有齊酒為窟室地而夜飲酒擊殪焉朝至未已朝者曰

公焉在伯家臣故謂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既而朝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

皆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醒而後知之遂奔

許天夫聚謀于皮曰仲虺湯左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

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謂

待地注明三族同生而伯有孤特可見

鄭伯有沈油
子皙如楚句
則駟氏之甲
全是私心固
先伯有作亂
矣

人謂子產拓
開而以子產
之言為斷以
子皮為收束
吳田齊事

從出兄弟
應三族

子產就直助疆時謂子哲子產曰豈為我徒黨也言不以國

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疆直難乃不生言能強能直則可強

方姑成吾所附欲以無所辛丑子產飲伯有氏之死者而殞之

不及謀而遂行國謀不與於印段從之義子子皮止之衆曰人不

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王

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印入皆受盟於子哲氏乙巳鄭伯及其

大夫盟于大宮廟盟國人於師之梁城之外伯有聞鄭人

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

丑晨自墓門鄭城之賁音入因馬師頓頓為馬師之官

介于襄庫以伐替北門駟帶子西之子子帥國人以伐之皆

召子產駟氏伯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

故無所偏

設伯有仍以
子產為斷子
皮為收束完
秋良齊事已
注到下簡後
成

揮非七穆神
為庶姓故其
言公而怡與
言後應

斷伯有死子羊肆列子產祔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

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鄭地名按今河南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飲葬伯有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復命于介八月

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帶盟用兩珪質於河沈

於河為信也按今河南使公孫胖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歸也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於子

蟬公孫之卒在十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過

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公孫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

不能於是歲在降婁婁婁也降婁中而旦降婁中而天明

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十二年而一歲歲不及此次也已

注云子皮兩
言有體因為
子皮知心罪
不殊連亦子
子產意旨
結出子皮見
伯有既死于
皮為取

不及其亡也。歲在如晉之口。孔疏：如晉之口，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十二次降婁。
子為元枵，亥為娵，皆二十八星在元枵二年也。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伯有大從伯
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任晉縣，按今直隸任縣東南有古任城。雞
澤之會。年在三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
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子皮以公孫
鉏子罕為馬師，代羽
經罪良霄，傳兼罪黑首。段至師之梁之外，叙伯有出奔事。
伯有棄國之釣，酤酌窟室，強大難堪。况鄭乎？子皮取亂侮
亡，與公孫揮裨寵之言相合，逐之宜也。然黑以使楚之怨
不請於公而攻之。襄昭二年子產謂伯有可見則黑之罪不在伯有。

下。乃。罕。駟。豐。同。母。駟。豐。二。氏。皆。有。作。亂。之。才。持。正。僅。一。子。
皮。亦。不。能。正。子。皆。專。伐。之。罪。傳。特。叙。出。以。見。去。伯。有。子。
子。皆。難。伯。有。禍。國。攻。伯。有。者。未。嘗。非。禍。國。也。兩。人。均。罪。而。
獨。罪。伯。有。苟。非。子。產。孰。篤。親。親。之。誼。哉。宜。子。皮。之。心。折。也。
中。殺。自。外。入。也。已。上。叙。良。霄。入。鄭。及。殺。良。霄。事。伯。有。出。奔。
本。非。賊。也。自。許。入。於。鄭。志。在。亂。鄭。則。賊。而。已。駟。帶。率。國。人。
殺。之。則。討。賊。矣。子。產。何。以。不。與。蓋。七。穆。俱。穆。公。後。伯。有。與。
三。族。原。其。始。實。爲。同。父。而。子。孫。以。母。爲。親。疎。是。知。母。而。不。
知。父。禽。道。也。子。產。繼。之。葬。之。哭。之。又。子。皮。之。所。心。折。也。感。
其。禮。於。死。者。之。誼。而。曉。然。於。其。憂。國。之。忠。他。日。授。之。以。政。
實。昉。於。此。未。段。追。叙。旁。觀。指。之。爲。蓐。莠。者。敗。苗。者。也。亂。臣。

者敗國者也。勢則必鋤。亂臣必討。故歎其不及降。婁然伯有爲勞。黑豈嘉禾。敢於指伯有。而不敢指子皙者。以三族之黨盛耳。豈三族甚強。以見非子皮授政。無以行子產之志也。又見雖子產爲政。不能止子皙之驕也。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爲掩爲大司馬而取其室申無宇尹曰

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福也。佐而王之四體也。俱股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解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爲昭十三年楚弑靈王傳。交魚腹反。

國爲令尹其分令尹之權。而掌一國兵政者。司馬也。司馬見殺。兵權盡歸於已。爲掩乃心公室。不肯附國。故傳大誓。

謂云趙武以
弱自命至此
則不信然
則所謂信者
以之自解
免耳

以表其忠而申無字以善人著其實

為宋災故宋楚見非為謀秦而會也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

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蕞宋向戌衛北宮佗括之鄭

子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

勤十二國諸侯而無一如其言金仁山曰城杞會澶淵二事

謂非他小救患之舉則不可察即楚人晉人以為討懼有爭

紫之嫌存解兵之小信而忘廢亂之大義也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

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

不可也如是龍謂詩大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

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詩遠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

澶淵宋災故尤之也按尤諸大不信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按或疑

卿何以豹會而無歸不知魯重共姬其賄贈之禮相恤之事必有過信於常數者故以為無庸再致也

傳云天生子
 皮以護子產
 極武之福也
 缺叔薦仲
 仲不遇一寸
 子皮却維持
 毅力
 王云七穆伯
 有疾而民氏
 亡矣國氏子
 在木族既無
 乘強而寧游
 甲三族已歸

胡傳連上葬蔡景公之女。弑君天下之大變。則會其葬而
 不討。宋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而歸其財。可謂知
 務乎義。極正大。左氏以爲比事觀之。其義自見。既舍其大
 而務其小。而小者亦至失信。尤足惡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偪。遠近族

大寵多不可爲也。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

之國無小。官在。小能事大。國乃寬。治也。子產爲政。有事有

欲使伯石。公孫。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

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功則在我。受其利。何愛

于邑。邑將焉往。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

九

心所不服者
豐氏嗣氏伯
不豐卷皆宜
氏也處置宜
而豐氏服矣
子足制者
卿氏而曰
局云收拾伯
百使不入子
晉之遂汪云
原處豐卷所
以結豐朝之
必

相遠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史贊曰
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和大族而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其
成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也終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
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
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惡其使次已位之畏其作亂故寵
邑之前傳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上下有服卿
追叙之。大夫服田有封也疆也溝廬也井有伍五家相保大人之忠
儉者。謂庸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斂之而斂其有罪豐卷將祭
請田也。猶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子張卷
怒退而徵役。名兵欲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
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即與人之語
可知子產出
伯石豐卷之
意至頃聲戲
道則未化者
僅子皙一人

出里所敗入宮說子產惡伯石復處之高位還豐卷三年反
其田里以定反側之情與焚載書皆是一意蓋族大寵多外
固調護他然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也褚畜
後紀綱可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也褚畜
侈者畏法故畜藏附述褚衣之素莊子褚小不可以懷大取
又傳成三年鄭賈人將與之褚中以出是也褚疾呂反取
我田疇而伍之為時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也之子產而死誰其
嗣也傳言鄭也所以與

此統叙子產為政而處處歸美于皮明於知人忠於為國
古來為子產者不乏矣如子皮者幾人哉鄭三强家最橫
子產為政即欲夙弊一清非屈則折而子產得行其志者
賴有子皮也故著眼在虎率以聽誰敢犯子八字下文都
鄙有章大句即於此伏根願子產非徑行其直也强家如

伯石者本非善類傳追叙爲卿於賂邑之後又點明伯有
既死句蓋伯有使黑遂致兄弟相殺段猶黑也使段安知
不至相傷可知賂段正非得已子太叔有疑而子皮無言
有以深知子產之心也都鄙六句一齊提起子產爲政大
概有子產行之子皮助之在內至此便可接與人之誦而
忽以豐卷事拓開卷以小憤便徵甲作亂幾爲伯有之續
可知子產之善處伯石又以見鄭之族大寵多非子皮力
主之未易措手也未述與人之誦讀者以爲美子產而不
知正深美子皮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不居先君之路寢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不書葬○
未改葬○

以語為利其
為然直其
氣一筆鈞
焉云此篇季
孫之論
正而為無味
也其以而
甚焉又移在
新孫身上備
嫌味而因直
從補造諸倫
不以民主提
唱而入則引
到孟孫何有
藉而跌落季

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齊納著邱公去疾展與立明年

傳三十一年春主正月穆叔至自會。莊公弑子展與立明年見孟孝伯語之

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倫。且有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

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于鞏趙朔已死于是趙

年四十七八故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孟與季孫

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按相善猶云結好或疑韓起何以謂

正不阿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按備猶此佑也既而政

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

懼哉。補注傳見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及夕將

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倫也

三甫後 卷三十一 襄公

孫信有力

而又甚焉

俞之甚也

又與季孫語晉故

如與

孟

季

孫

不從

及趙文子卒

元在昭

晉公室

卑政在侈

家韓宜子

為政不能圖

諸侯魯不堪

晉求諂慝

多是以有平樹之會

年晉人執季

孫意如陳傳言晉

哀之故晉在執政

此以季孫不從為主

季孫附勢之小人也

方走趙武之門

安有餘力及於政權

不屬之韓起而穆伯以為及其未授

政而要結之然韓宣初聘急欲求好而懦弱不足以馭羣

貪樹善豈計之得哉鄭之子產一環之求確乎不撓而譏

人不改交誼蓋內治脩外患自解傳於昭十五年詳叙之

固已掃却穆伯舍已徇人之智

晉自趙武為政霸業已隳一偷字是其病根然政權獨攬

舊朽之亂問
邱寧身法之
可謂高矣
子今為子星
所殺耶

人不得乎故能再合諸侯三合大夫事雖無常猶有諸侯
之心焉韓起為政事權分屬賄賂多門晉事益不可為晉
公室卑以下六句已發春秋季世大槩魯之季猶則卑其
公室而強私門者豈知公室之卑私門亦替故平邱會而
意如見執

齊子尾嘗問邱嬰欲殺之釋解蓋以嬰害使師師以伐陽州
地我問師故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問邱嬰以說字
子我師伐陽州不書不伐也工倭罷治鄭孔允實出奔莒
四子嬰之為昭十年樂高之山羣公子推復羣公子為本
欲害之而故使之復世小人遂傳為殺君子奇策齊景即
位六年初以太阿授人而不自主也

此非西伯
公乃樂為
憂耳

公作楚宮

適楚好其宮

穆叔曰

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

諸儒疑之疏云諸儒謂漢魏馬融鄭

元王肅等漢初尚書二十八篇

米常孔安國所註古文尚書其內有太誓文君欲楚也

始獻孔安國所註古文尚書其內有太誓文

君欲楚也

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叔仲帶竊其拱壁

公大

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

是得罪

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公不以朝楚送葬為恥而轉效其宮夫楚宮之齋棟雕梁

狗馬圭璧豈魯所能堪傳特叙一竊璧事而此中意勿可

見也

止胡女敬歸之子于野

胡歸姓之國微歸棄公妾

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

卒毀也

過哀表精以致滅情

趙木訥曰季氏之專尤非慶父仲遂之比弑野而立昭公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耳不然文與般惡同文同則義不應異也

公薨於楚宮則公柩當卽遷於殯宮孝子朝夕不離苦茨豈有殯宮在公宮而喪次轉在季氏之理十二公惟莊公薨立子般次於黨氏襄公薨立子野次於季氏耳公宮嚴密之地無從行弑惟以計賺之出居於外然後惟我所爲故子般次於黨氏而慶父之志行子野次於季氏而宿之志行又不比仲遂明請於齊公然弑惡也蓋子野有賢行不利於季氏宿托故延於其室自六月以至秋九月卽以毀卒告其實陰弑之也事甚闕記載不敢詳而史官書於

策○當○曰○子○野○卒○於○季○氏○否○則○曰○卒○於○喪○次○而○夫○子○削○去○但○
著○卒○而○不○地○以○著○其○實○而○已○左○氏○得○魯○人○之○傳○聞○因○先○著○
次○於○季○氏○四○字○與○子○般○之○次○於○黨○氏○者○同○而○後○曰○秋○九○月○
癸○巳○卒○若○不○知○其○卒○之○故○者○然○於○是○曰○毀○也○上○書○季○氏○則○
所○謂○毀○者○自○出○於○季○氏○之○口○而○卒○之○故○可○思○也○

己亥孟孝伯卒

終言

立敬歸之娣齊

諡

歸之子公子初

昭公名

穆叔

不欲

曰大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立庶子

年鈞

擇賢義鈞則卜

卜

古之道也

先人事後卜也義鈞謂賢等

非適嗣

何必娣之子

言子野

且是

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客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

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

江云問處一
華焉蓋不度

昭公年十九
而穆叔曰無
母弟則立長
知諸子中有
長於公者為
穆叔是故不
得立

力使盡心如

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盡心君子

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

子野之立公遣命立之也季之所憂在賢明不在昏懦在
感有嘉客魯之憂季之利矣則知宿早有立嗣之心子野
豈真不勝喪而卒哉

為云主人應
容所居者
揭反常之事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敬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
矣息子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有死能無從乎為昭三

卒

癸酉葬襄公

唐云帝年當
庚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按
公三年之喪而漢梁曼舞乃以魯喪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
之故而辭不見實是觀小功之察也

卷三十一

襄公

七

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言其多見。無若請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閤。門也。閤，戶且反。厚其牆垣，以無愛客。使容使受寇。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何起李浩刊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讀命。詰問。瑕，昭之命。陳云：士文伯字伯瑕。世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按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於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印段乃公孫段從父昆弟之子。且同時謂之二子石然則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伯曠與宣子，何病同乎？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恐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遂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閉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見也。之不敢輸也。其暴

微云所以坤
近之故先對
客說明而後
精文公以實
之立言之序

江云堪節公
室以上是有
平日以下是
言隨時

萬云何何興
次公相反何
相與文伯語
相對

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傲邑之罪僑子產聞文

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

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治道路坊人塗者以

時填塗也館官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設火于庭疏云郊

齊桓公始也節云僭天子也庭燎僕人巡宮夜車馬有所

之羞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僕人巡宮夜車馬有所

處賓從有代代客巾車官主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

當百官之屬各展陳其物請羣官各陳公不留賓而亦無廢

事則事不廢要樂同之事則巡行之其好惡事之得失吾則同

巡其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此寧當復

有苗患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宮晉離之宮數

而諸侯舍於隸人如款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垣

晉人恃南北息兵君臣廢弛遂至無役不奉楚令子產

其無恥久矣。然且托爲魯喪留賓不見於楚。盡壞館垣待
其詰責。分割所以壞垣之故。又因其覲顏自居盟主。卽從
盟主二字。推出文公之霸。今日之衰。文公之霸在宮室卑
庠。上包無數憂勤在內。今日之衰在銅鞮之宮。數里上包
無數荒淫在內。蓋尊攘之勲。冥之腦後。惟區區一館之待
賈。甚是不堪。而猶自以爲盟主。豈不羞天下士哉。趙武自
認不德。似已而粘住館垣。叔向稱其有辭。是已而以築館
爲諸侯賴之。可知晉人所見。總不出一館一垣。全不喻子
產獻規之意。前後三段互相照應。末乃點出楚以適晉
告。以見子產之意。欲其發憤威楚。而晉臣皆夢夢也。

莒犁比公

莒子密州之號。比音毗。

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立以爲又。

何云觀孤庸
之言則其味
將背約而
以位私其子
矣伯之立非
其所效也宜

廢之犁比公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

之乃立為君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展與吳出也為明年

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按言者告辭也

言罪之在君故史書人也

傳載密州事與文十八年庶其同趙氏匡云因國人之攻

莒子弒之而立耳以字為之字之誤胡傳主之是也

吳子使屈狐庸臣之子成七年適吳為行人聘于晉通路也通吳晉趙文

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名並食二邑故

連言巢隕諸樊在二十開戕戴吳餘祭在二天似啓之何如

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

君謂夷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度不失事審事民親而

上元光之季

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乎

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吳者悼公所藉以敝楚成三駕之勲者也今南北弭兵吳猶欲通吳晉之路蓋不忘伐楚也而晉人忘之傳曰通路也無限惋惜矣

十二月北宮文子伯相衛襄公獻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楚晉

之從交過鄭即段廷勞于裴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

辭見也文子入聘段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音旺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

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禮之于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救如濯以救其何患之有此以上辭子

以節有禮一
贊作提而下
二段結句一
由至結句一
結句而點
將世而點
商賈以

唐云前又藏
過子產此處
忽然現出
此言其平日

道云與乘適
千言用人之
法

此言其臨聘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林。解。寬。間。則。得。直。鄭。國。將。有。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葉。氏。疑。之。非。是。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一禮字爲一部春秋主腦。天澤之分。中外之防。治亂之故。皆於禮辨之。文子稱鄭有禮而未嘗明指其人其事。傳以子產擇能而使一句提起。則諸子之能皆子產之能。而子

產轉不以能見又重叙一段乃問且使使謀乃授還一歸
到子產蓋休休有容因材器使無不如其分量而適其性
情故不忌不爭從容表見各盡所長是舉文子未言者悉
爲叙明而有禮之全體皆見然仍以宋之盟領起何數見
而不憚煩乎晉平之世其蔑禮久矣趙氏以盟會要結荀
氏以戰伐樹功無非封殖不顧公家苟能如子產以禮治
鄭則晉國多材人入自奮何至決天澤之分潰中外之防
使鄭衛君臣僕僕於蠻荆也哉述文子言逝不以濯亦謂
濯不救熱同歸於淪胥而已此傳之微意也

鄭人游于鄉校鄉校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臣傳鄉校之不可子產曰何爲夫

德無常師能
自得師非心
私者不能
便見是仁處

第一不如不
上言不克
第二不如
抱吾師意

人朝夕退而游焉林無早見曰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

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不聞作威以防怨即欲毀鄉校豈不遠

正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爾述名穆公

民之口甚於防川其川猶止見啼而塞其口豈不遠止然其死可立而待遠速

也其川猶止見啼而塞其口豈不遠止然其死可立而待遠速

名臣所言不過如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

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

十歲長而後問之

子產聖人所深愛故傳之推崇不遺餘力子皮授政約舉

治鄭之大綱。壞晉館垣。舉其交鄰之忠告。上篇言其能用羣材。下篇著其取信僚友。而此一篇直揭其根柢處。仲由喜聞過。與舜禹一例。蓋聞過而改。是去私第一關。雖諸有大小純雜。而其於仁不悖則一也。分兩層寫。上層見不當毀下層取喻。言毀之害。一反一正。歸到藥字。師以規過。藥以攻疾。藥石之言。卽吾師也。且大決則欲救不能。小決使過。正如藥石之投。猶可救吾之生。兩不如字。將子產誠必樂善曲曲傳出。便是仁人忘私虛受氣象。故不同於美言欺人者。然明一贊。猶未直揭心體。夫子許其仁。乃見子產真本領。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

爲邑大夫。按邑是子皮食邑。觀下吾家鴉子可見。子產曰。少何

謂云第一喻

緊吾愛之

第二喻作引

子

第三喻除使

若學

第四喻兩意

雙頁

限美錦來

年未知可否。子皮曰：「愿也。」謹善也。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尹何謂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
 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自
 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桷，僑將厭焉。放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也。裁焉。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多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也，習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也。慢易也。

孟子子皮語
三節語
入情

子產對又用
一喻在前四
喻之外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按前日也我曰子為鄉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鄉國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呂說子皮始終愛護子產其至誠懇切尤在使尹何為政前面許多事迹却不以這一段見心意

須體會子產一投忠告之意連下四喻惟棟折榱崩一喻是言與已休戚相關餘三喻只是未聞政學之意意疊詞繁一若惟恐不喻已意而多方指示之者又若惟恐其不見聽而旁引曲喻以告之者蓋無語不從心所謂危處出故只一意而節節曉暢只一喻而步步生新覺言有盡而

論亂臣時子
而作一篇理
學文字大奇
通為發之
會作引
廣云以下載
百言皆從排
三句發疑

心之傾注者猶有未終可謂忠告善道兼而有之矣子皮
為子產第一知己子皮之過正如負痛於身必欲其盡去
之也子皮袖出製錦一頊即衣服為喻以前後數喻不出
乎此子為鄭國以下正對棟折榱崩僑將厭焉一喻讀此
傳須體會子產之忠又須體子產心所謂危末三句又見
上下諸篇子產之功皆子皮委政而能有為於其國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
君矣將有他志言語雖視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
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
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

若臣分說以
引詩一末以
見臣不可有
若之威儀也

敷文王之德
提其威儀也
則字總說分
說而節相生

唐云尤奇在
俱就文王身
上說賜到威
儀則令尹

又云平列十
句似板却暗

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國家令聞長世且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矣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此風棣棣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攸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敷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遠書按武成作大邦畏其力小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雅言則邦懷其德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桀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還脩教而復伐之變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

投則象
和在內更

並總收

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
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
有威儀也音洛樂

提出見令尹之威儀以爲全篇主腦首段分兩層上層從
威儀知其似君而決其不能終下層直斥其無威儀無威
儀者無君子之威儀也蓋有似君之威儀而荒暴之氣併
無逆取順守手段其不能終必矣公曰善哉已繳過令尹
何謂威儀則問君子之威儀也文子卽就君子之威儀反
托令尹分出君臣縮人有終意引文王爲畏愛則象作証
蓋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正是對証藥石

此時衛襄初立。文子因問納規。其主意在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句益前此。衍剽相殘。孫甯弑逆。起釁。皆由威儀之喪。遂釀成國家之禍。故君子一段縷縷相箴。以新君嗣立。不堪再誤。而欲其正已率物。庶臣下不至生心也。